封面·话题

书到“用”时方为“读”

——从“读书”到“用书”

视觉中国 供图

陈万勇

读书之方法，往圣先贤多有论及，让我触动最深而又获益最大的，当数陶行知先生的“用书”论。

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，“平时尽力劝人不要做书呆子”，要避免“读死书”“死读书”“读书死”。他认为：“书只是一种工具，和锯子、锄头是一样的性质，都是给人用的。”全力主张读书要善于用，“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”，要“用活书，活用书，用书活”。

或许有人认为，强调“书只是一种工具”，会让读书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淖，倡导“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”，会把读书引向实用主义的误区。其实，这种担忧既无多大必要，也无多少道理。对于读书，我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观点，如果读了书而没有用书，那无异于只是用眼睛对文字作了机械的扫描，未经大脑的融通和行为的转化，就算不上真正的读书。毕竟，从本质而言，书就是一种工具，如同耕田的犁、写字的笔，作为一种器物，自有其内在功能和适用场景，书被人读，便是物尽其能，读书致用，便是书的最好归途。那么，如何用好书这一工具，让阅读为生活赋能呢？

1 运用语言以优化表达

“人在本质上是个语言存在物。”诚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，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语言并运用语言，经由语言，人类才能更好地认知世界、记录情感、表达思想、交流对话、传承文明。

运用语言最常见的就是直接或间接使用文句。譬如，为了鼓励教师不断精进、自我超越，可以引用米歇尔·奥巴马在《成为》一书中的体会：“‘成为’(Becoming)，是一个进行时。成为，并不意味着要达到某个位置，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。成为，应该是一种前进的状态，一种进化的方式，在这条道路上，你看不到终点。因为成为，就是那一条永不放弃，想要继续成长的道路。”这类文句精致凝练，内含丰富，极具启发性和鼓舞性，在讲话或写作时巧妙嵌入，往往会产生直击心灵的效果。

除了直接或间接的文句引用之外，书中的理论(观点)、故事(素材)也可以有机地为我所用。例如，为了向教师讲清日常教育中开展科研的重要意义，我曾引用航天控制专家梁思礼的“十倍理论”：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，如果在概念设计阶段花1元钱能解决的问题，拖到方案设计阶段，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，到了出样阶段，则要花100元钱。凭借梁思礼院士身份的权威性和“十倍理论”的科学性，“以研究的方式开展工作”这一倡导就自然容易被一线教师理解并接纳。

2 活用知识以解决问题

读书绝不能止于机械地积累知识，把人变成移动的两脚书橱，而应当注重转化运用，让知识在实践中迸发出力量。活用知识主要有三条路径：

其一，活用陈述性知识以深化认识理解。例如，通过阅读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》一书，我深入清晰地认识了教育科研的内涵，系统地掌握了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，丰厚了自身的教育科研理论素养；更重要的是，在日常的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中，我将文献综述、问卷调查、行动研究等相关知识融会在实践之中，既增强了教育科研的实操能力，也提升了对基层学校科研指导的有效性。

其二，活用程序性知识以提高办事效率。例如，读了马歇尔·卢森堡博士的《非暴力沟通》，就完全可以把“非暴力沟通”四要素(观察—感受—需要—请求)应用于生活交往之中，先清晰地表达观察的结果，再清晰地表达感受，再明确内心真实的需要，然后提出具体的、正向的，而不是抽象的、负向的请求，依照这一操作流程，再尽量避免“道德评判、进行比较、回避责任、强人所难”等“异化的沟通方式”，无疑能够减少沟通过程中的摩擦和损耗，更好地和谐人际之间的关系。

其三，活用策略性知识以增进工作效益。例如，日常的校本教研存在规划不明晰、实施缺创意、绩效少评估等典型问题，致使教研活动质量不高，教师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偏低。在看到质量管理大师威廉·爱德华兹·戴明的PDCA循环后，我们将项目规划、项目实施、过程监控、评估优化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引入教研活动，从源头上对教研主题进行设计，在方案上对教研流程进行规划，在过程上对教研环节进行监控，最后再通过评价反馈形成闭环，总结经验，改进问题，从而切实提升教研活动质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按照洛林·W.安德森等人在《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(修订版)》中的观点，知识可以分为事实性知识、概念性知识、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，不同类型的知识各具特点和功能，产生的效用也各不相同。所以，我们就没有必要把重点放在记住大量的事实上，而应该把目光聚焦在概念性知识，尤其是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上，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读书时避免大量“惰性知识”的无谓消耗，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掌握“最有价值的知识”，并让它发挥杠杆的作用，促进生命更好的成长。

3 化用思想以完善心智

电影《教父》中有句经典的台词：“那些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，和花了一辈子都看不懂本质的人，注定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！”要想练就迅速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，只有多读书，读好书，博采人类文明的精华，广纳往圣先贤的思想，再通过思想的融会化用，才能不断地进化内在的心智系统，拥有“获得能力的能力”。化用书中的思想，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。

第一，形塑价值体系。价值观念的形成既受家庭、学校和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，更受主体的需要、自我意识和实践活动的影响，其中，阅读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。回顾自身的经历，高中毕业之前由于条件和视野所限，除了课本之外，读书的确甚少，但即便如此，有限的阅读也如垒土成墙一般，一层一叠地构建起价值观念的基座：儿时跟随祖父吟诵《三字经》，虽不真正明白“曰仁义，礼智信。此五常，不容紊”的内涵，“融四岁，能让梨”的故事却在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价值观念的底色；小学如饥似渴地捧读母亲买来的《岳飞传》连环画系列，在为岳飞冤死风波亭流泪痛哭之后，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大字便嵌进了少年的脑海里；进入大学中文系，《论语》中“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”的诲示，《孟子》中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”的阐发，张载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四句教谕……这些古圣先贤的思想如雨露甘霖般滋养着生命，也不断地砌筑出价值观念的大厦。随着读书的深入，传统文化标举的“温良慎独、刚健有为”的君子人格逐渐成为价值谱系的主脉，而西方文化倡导的“追求真理、心怀正义”的知识分子品格也渐次融入，汇聚成价值观念的完整拼图，它们如同灯塔中永远闪耀的炬光，激励并指引着我精进求索，跋涉在通往未来的路上。

第二，改进底层逻辑。要在不同之中找相同、变化之中寻不变，一旦打通了物与物的壁垒，抽象出事与事的通则，就能发现万千现象背后的如同“看不见的手”一般的规律，并能在对规律的遵从与利用中自由地穿梭于各个领域。

一般来说，阅读对底层逻辑的改进如同滴水穿石，是零散而渐进的。譬如，当我们读了安德斯·艾利克森和罗伯特·普尔的《刻意练习》，就知晓了成功的底层逻辑离不开刻意练习，只有围绕目标进行刻意练习的设计，开展恒定的改进，借助反馈的力量，才能有效地成为行业领域的高手。

第三，优化思维模式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·德韦克在《终身成长》中指出：“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，不是天赋，不是勤奋程度，而是思维模式。”思维模式可以依靠自身的实践来揣悟和建构，而最为便捷和高效的方式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通过阅读来吸纳众人经过检验的智慧，再在实践中反思调整，形成自己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模式。

实践中，阅读对思维模式的优化大致有两种方式。一种是直接式迁移，即把书中的思维模式理解之后，灵活地应用到各种实际事务的处理。譬如，在阅读中接触到SWOT分析法这种思维模式，就可以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直接使用，通过内部优势、劣势和外部的机会、威胁四个维度来进行矩阵分析，以便全面、系统地梳理信息、作出研判；同时，为了集思广益，还可以嵌套似地运用头脑风暴法、6顶帽思考法等思维模式，让参与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充分地表达见解、相互质询，以便趋利避害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。

此外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创造性使用，即对书中的思维模式进行深入的领悟，再结合已有经验进行创造性的建构，进而将其用于真实的问题解决。例如，读了《金字塔原理》一书，受作者芭芭拉·明托的启发，鉴于中小学教师科研写作方法欠缺的困境，遵循好懂易用的原则，依据思维与写作的金字塔原理的基本结构——“结论先行，以上统下，归类分组，逻辑递进，先重要后次要，先总结后具体，先框架后细节，先结论后原因，先结果后过程，先论点后论据”，我研发了积件式写作操作系统，很多一线教师听过讲座之后反馈，“积件式写作”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，实用而有效。

宋人陈善在《扪虱新话》一书中写道：“读书须知出入法。始当求所以入，终当求所以出。见得亲切，此是入书法；用得透脱，此是出书法。”的确，“用得透脱”不仅是读书的最终目的，也是用书的最高境界。要把书用得透脱，既要关注文句素材的“器”用，也要做好知识技能的“术”用，更要重视思想智慧的“道”用，如此，方能悟得书中精髓，成就幸福精彩人生。

(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员)

读家观点

推动读经典至少要过三重门

张圣华

当前，经典主义阅读观应该是主流阅读观之一，其基本观点是：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结晶，读经典就是传承文明。

这种阅读观可谓源远流长，影响深远，被古今中外广为接受。中国古代就有漫长的读经历史，以“四书五经”为主；英国早期的贵族学校也强调读经典，设有必读书目；上个世纪中期，美国的哲学家、教育家艾德勒发现美国的青少年学生存在明显的阅读缺陷，认为这是学校教育的“严重失败”，于1946年策划了“名著计划”，并著有《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》和《六种伟大思想》，有力地推动了这项计划。我们现在的读经典，其实是这种传统的衍化。当然，当下的读经典与古人的读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。

这种阅读观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，但推进难度也不小。中国儿童青少年中文分级阅读标准研制及应用研究项目组2024年2月发布的《中国儿童青少年阅读现状与需求调研报告》显示，超过八成的孩子认为自己在阅读时存在的困扰中，排名第一的是“不知道怎么选适合自己的书”，排名第二的是“不知道读书的方法”。这还都是一些初级问题，从本质上说是缺少阅读积累，更缺少阅读方法的积累，背后可能还有更隐蔽或更深层的问题，比如阅读主体尚未得到激活，或还在寻找“标准答案”，不知为何要读等。

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源比较复杂。例如，长期以“饲养”的粗放方式推进读经典，把一摞经典往学生面前一放——读去吧，到时候考试。很多情况下，孩子们读经典的“磁场”有点儿别扭，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平时活泼泼的少男少女们，在这样的氛围中畏手畏脚、不知所措。

推广阅读经典既然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，就要做周密规划，有条不紊地推进。

第一，经典主义阅读观的真正实施，需要方法铺路。经典不是消费读物，读懂经典是有难度的，需要给予方法上的指导。可问题恰恰是指导者也缺少这方面的训练。《中国儿童青少年阅读现状与需求调研报告》指出，96.9%的小学语文教师、98%的初中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方面存在困难。看来，只是一味地硬攻经典，效果不一定有保证，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，对培养阅读者这一事业做一些系统性、基础性建设，细细梳理一下存在的问题。为了推进经典阅读工程，艾德勒亲自撰写了专著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，对读书的方法作了系统性阐述，想必当年他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。我们也应该请有志之士挺身而出，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。须知，没有基础，即没有一切。我们不妨从培训指导者开始。

第二，读经典时，指导者须调动孩子们的阅读主动性。没有阅读主体的解放，就没有阅读的主动性，孩子们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只是个客人，对主人的一切但需接受而已。艾德勒认为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性行为，没有主动性，就不会发生阅读。调动阅读者的主动性，唤醒阅读主体，是阅读指导者能否有效指导的重要标志，也是培养读书人之成败关键。笔者曾听过钱梦龙老师的一堂语文课，在钱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，一篇晦涩难读的经典作品，几乎完全靠学生自己完成解读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孩子主体活跃，能动性强烈，充满自信，收获满满。可以想象，他们会期待下次的经典阅读。

第三，指导者要引导阅读者对经典进行审辨性梳理。这一阶段最为艰难。古人读经，是以经为准绳，从经中窥见圣贤之心，以追比圣贤。今天读经典，目的是立德树人，要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、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。目的都是对人的改造，这要确实把经典之精微输入心灵成为营养，需要指导者与孩子们反复碰撞，将经典掰开揉碎，反复咀嚼。这是在激活阅读主体基础上，强壮主体的必要一步。这一环节有个关键点，就是怀疑精神的培养。怀疑精神不是简单否定，而是阅读主体以逻辑常理为工具进行自主判断的过程，这也是古代圣贤一贯坚持的原则，所谓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。如果说读经典还有一点儿风险的话，就是盲目相信经典的权威性，未加审辨地迷信，这会妨碍阅读者的主动性发挥，削弱这一过程中阅读主体的地位。指导者有必要引导孩子们对经典进行梳理、推衍、追问、审辨，在清除阅读障碍的前提下，尽量让孩子们作出独立判断，防止囫囵吞枣、食古不化，有碍思想的发育。这一使命任重而道远，对指导者来说，无疑是个历史性考验。

总之，阅读需要训练，也需要指导。只是认字不见得会阅读。确有少数孩子，语言天赋好、悟性高，一旦认识一部分字，就可以大概读懂一些文章，但大多数孩子还是要通过阅读训练来提高阅读能力，要有相当的积累，才能达到自由阅读。

在阅读能力养成的初期，须小心谨慎维护孩子的阅读兴趣，下大力气培育阅读自信。“我想读”的冲动，见了书有亲近感，是一个阅读者最重要的品质，对此，指导者一定要有足够的敏感和耐心。激活阅读的主动性是培养阅读者的关键，也是难点。指导者要储备各种方式的阅读台阶，随时准备鼓励，让阅读者拾级而上。不管每次读了什么，都要让孩子们感觉有满满的收获，尤其有“我读书有一套”的感觉。

专注阅读促专业成长

教师读书论坛

吴诗清

著名作家高尔基曾说：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对我来说，阅读是我专业成长的阶梯，是阅读启发着我的思考，是阅读推动着我的脚步，是阅读滋养着我的心灵，让平凡、忙碌、日复一日的教学工作不断地焕发出活力。

这些年来，我先后独立或和团队一起开发了民间文学阅读课程、“汉字河”课程、古诗词课程、整本书阅读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。当初那个连对何为课程都感到茫然的我，之所以能够鼓足勇气开始民间文学阅读课程的开发，得益于“名家谈四大传说”系列书目，让我窥得了民间文学的奥妙，架构出小学语文民间文学阅读课程的基本框架，知晓学理的解释、教学内容的确定、教学方法的取舍等。民间文学阅读课程不但受到了孩子们极大的欢迎，也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，更让我把阅读视野从原先的文学书籍与教育书籍中拓展开来。

在持续的阅读中，《汉字树》一书中对汉字的树状呈现给了我启发。带着一些还不成熟的设想，我和我的团队开始了汉字河课程的建设与实施。团队成员们通过大量阅读与汉字相关的书籍以及积极的课堂实践，开发出系列精品课，围绕课程撰写的相关论文、案例等也多次获奖。

就这样，一次次的阅读，一次次的思考，带来的是一点一滴的成长。叶嘉莹论陶渊明、王力论诗词格律、闻一多论唐诗……古诗词鉴赏名家的作品成就了古诗词课程；《树宝宝》《一粒种子的旅行》《小树的四季》……与树有关的绘本催生了主题为“我和树的故事”学科融合课程，而整本书阅读课程的建设更是离不开阅读。可以这样说，阅读成就了课程建设，它是课程建设的起点与支架，课程建设又反过来拓宽了阅读的广度，开掘了阅读的深度。

如果说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，阅读更多的是对生命的丰盈，那么对于教师而言，阅读的意义与价值远不止于此。教师阅读在促使其专业发展的同时，也将影响与带动着学生的阅读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成长。那么，我们又该如何阅读，让阅读成为专业成长的阶梯呢？

首先，我们要打破阅读的局限性，拓宽阅读的范围，进行泛阅读。有些教师日常只读教参与教材，这是远远不够的。特级教师王崧舟在谈及自己的专业成长历程时曾说，刚走上工作岗位时，他更多的是阅读理论文章，后来“阅读范围扩大了，开始读宗教、哲学、文学、美学，读‘老三论新三论’的书，读人物传记，读红学，读周易占卜、奇门遁甲……”(《12位著名特级教师的“顿悟时刻”》)王老师所提及的这些内容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阅读对象。

当我们的阅读视野不断拓宽，积累不断增加时，教学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能迎刃而解，奇思妙想也会随之产生。《寻隐者不遇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诗，一般人的解读到“不遇”止。王富仁先生在《古老的回声》一书中对此诗的解读达到了更高的层次：“遇”——不遇其人而遇其神，诗歌的意象体现着隐者的精神。借鉴王先生的解读，我设计了《寻隐者不遇》一诗的阅读鉴赏课，实现了解读的第三层次——不遇是最好的遇。这节课的设计得到了周一贯老师的肯定，而这正是阅读给予的力量。

如果说泛阅读是专业成长的基石，那么主题阅读就是专业成长的支柱。在泛阅读的基础上，教师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实际教学的需要，开展专题阅读。以民间文学阅读课程为例，主题阅读的书目除民间文学作品如中外民间故事、中外神话故事、中外民间传说等，还包括研究民间文学的相关书籍，如约瑟夫·坎贝尔的神话学著作《千面英雄》，以及与民间文学教学相关的研究文章、书目等。由此也可知，主题阅读并不是窄化阅读范围，而是在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度阅读。

与泛阅读以拓宽阅读视野、丰富学识涵养、积淀文化底蕴有所不同的是，主题阅读直接作用于教育教学，目的性与针对性更强，可以有效帮助教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也因此能强有力地推进教师的专业成长，实现课程开发与实施、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等教育教学专业能力的有效提升。

这些年来，因为有了阅读提供的持续动力，我才能把个人的爱好与教学有机地结合，并不断体验着专业成长的喜悦。专注阅读，专业成长，这样的幸福，每一位教师都可以拥有。

(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创小学教师)